

薛梅 著

DI TING SHENG MING
JUE ZHENG BING FANG YI SHENG TI YAN



谛听生命

绝症病房医生体验

新华出版社



谛听生命

绝症病房医生体验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谛听生命 / 薛梅著.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9. 12

ISBN 978-7-5011-9101-7

I. ①谛… II. ①薛…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40771号

谛听生命

作 者: 薛 梅

责任编辑: 朱思明

封面设计: 常 颂

出版发行: 新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网 址: <http://press.xinhuanet.com> <http://www.xinhupub.com>

邮 编: 10004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集惠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7

字 数: 180千字

版 次: 2009年12月第一版

印 次: 2009年12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11-9101-7

定 价: 25.00元

本社购书热线: (010) 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电话: (010) 63072012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 (010) 69571550

生命的疗救与体验

疾病是我们生命的另一种形态，就如阴影总是尾随着阳光一样。只是对于一般健康人而言，生命的形态仅仅是浮光映射下的欢乐和喧嚣，人们总是在有意或无意地回避着有关疾病和死亡的话题。

我们是否作好足够的精神准备，来承受生命最终归宿的结局？当病魔甚至死神来临，突如其来的打击，天塌地陷的灾难，会使我们对阴影笼罩下的生命充满了疑惑、畏惧和哀怨，以往的一切快乐和自信，就此烟消云散。

许多人都有过这样的体会，大凡得过一场大病的人，对于人生就会多了一层理解，一些原本纠结在内心深处的名利重负，会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人生的态度会更加淡定洒脱。为什么会这样呢？专事研究医学伦理的美国学者图姆斯认为，在患病体验中，生命的空间性发生了变化，即限定性的处境状况，在健康时看起来近在咫尺的东西会因为生病而感到突然变远。简言之，病患被理解为正常生命具体化特征的破坏和紊乱。

正是在这种所谓的“破坏和紊乱”中，我们或深或浅地看到了生命的另一面，知道了那些原本被我们抓住不肯放手、背着抱着无法放下的东西，竟会因病患而变得无足轻重，人生回归到最基本也是最根本的问题——活下去。这是人生的底线，在如此的状况下，人才会真正地理解生命的脆弱和可贵，也由此得到生命境界的提升。

我是一名血液科病房普通的医生，利用医学科学改善患者的生命质量，是这一职业的最高追求和目标。

淋巴瘤、白血病，这是我每天要对付的病症，这些病症深深地隐藏在患者的淋巴结里、骨髓里和血液里，我天天记录着患者生命中病情好

转或是恶化的过程，记录医者为他们医治的每一个情节，同时也将一名医学工作者的个人生活体验置于患者生存的境遇中。体验这样的处境，使我对于自己的职业以及怎样理解患者的心态和诉求，有了新的认识。看病，也在看病人，并且在看病态的人生，所有这一切，组成了医疗技术和医者情怀的基点。通过了解患者的生活和医疗的实践，感受到了生活在疾病中的人，他们所处的真正困境是面临新的和失去规则的生存状态，他们必须一次次地面对维持生命完整性的挑战。而他们对于医者的崇敬、依赖或是失望，也许是对自身生命一种不确定性的深深恐慌。对于医生而言，成功地疗救和无奈地放弃，也同样会使我们在职业的崇高性、危险性并存的矛盾境遇中，体会到更多的责任和挑战。医学实践与病患体验的双重经历，使我得到了超越职业本身的有关大生命的道德、伦理、人文关怀的感悟。

我以一支拙笔，记录下一名医生在绝症病房的生命体验，将个人经历的故事和感受，拼接成一个个有关生命意义的碎片。这里，并没有对绝症的恐惧，只有与我们时时呼吸着的空气一样自然的生命思考和对生命的关怀，以及生命所创造的奇迹。

很庆幸自己能够成为一名医生，因为这一职业的缘故，我可以谛听到生命深处的律动，由此得到生理的、心理的和精神的生命赋予的启示，并全身心地投入到疗救生命的崇高事业中去。

中国有古训“医乃仁术”，希波克拉底有格言“医学是艺术”，E.L. Trudeau 医师则说：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从中我们认识到，医学与人的生命结缘，注定了要使医学的科学精神与医学的人文精神完满地结合，注定了医学与人共同走向人性化的最高境界。

现在，我将这些话献给我的读者，献给我的同行，也献给我自己。

目 录

自 序 生命的疗救与体验	1
--------------	---

第一辑 那些飘逝的生命	1
-------------	---

轻轻地，握住你的手	2
一段病程记录	5
我目睹过一个坚强的生命	7
午夜送行	10
在尽头，但愿那里没有黑暗	12
淋巴瘤女作家	14
寄往天国的怀念	17
医生最大的无奈	19

第二辑 游走在生死边缘	22
-------------	----

一见难忘的女病人	23
一场幻觉	25
与疼痛有关的夜晚	27
看一个老人走过死亡的边缘	29
襟怀坦荡	32
明天，你的生活还应有活力	35
病房里的精神病患者	38
与乳腺癌患者对话	41
雨夜里的一幕	45

第三辑 向死而生

47

穿越死亡的牵手	48
法官的过去史	50
屁颠儿的小胖	52
最是那一低头的伤痛	55
淋巴瘤患者大话死生之道	57
一纸感谢信	59
勇士归来	61
一场别致的相聚	63
救命的圣诞礼物	65
小云	67
我带瘤,我快乐	70
濒死体验,他说看到了美丽的景致	74
逗留在兰的“小屋”	76
一位病痛中的智者	79

第四辑 医者独语

81

新年第一天	82
医学生涯是这样开始的	85
一段另类腰穿记录	87
令我出冷汗的半小时	89
12分钟,我穿越移植病房四重门	91
医生洋子	94
关于放弃生命的对话	96
周三下午的繁忙景象	99
我在手术室的一场体验	101
外科医生的手	103

医生值班最不愿做的一件事	105
夜班, 有时是这样的	107
那顿工作晚餐	109
暗夜下的倾听	112
我的一天	114
昨夜无眠	117

第五辑 守望生命的人们 120

窗台上的杜鹃花	121
男陪护	123
红衣母亲的心愿	126
给圆圆的捐款	129
走在寻求捐助的路上	131
怀抱中的造血种子	134
一位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137
电梯里, 携标本的女孩子	140
灵魂守护者	142

第六辑 生活不在别处 148

走进烟雨中	149
看病, 和看病人	151
那些一尘不染的梦幻	153
疼痛, 夜一样真实和黑暗	155
为朋友做一盘品尝幸福的“菜”	158
下夜班的心情	160
忙里偷闲	161
请你看流云	163

Goodbye, 武汉!	164
短信	166
秋·银杏	169
梦中一个场景	172
人在旅途	174

第七辑 医苑行吟 176

告诉你白血病的始末	177
关于淋巴瘤，你了解吗？	180
美丽而又毒力勃发的药水	183
显微镜下的风景	186
隔专业如隔山	188
在淋巴瘤专题会议上的几许感想	190
疼痛：谁想得到的礼物	192
安乐死，你赞同吗？	195
相约星期二	197
医学、艺术与精神疾病	299
生命的脸，死亡的脸	201
总是，去安慰	203
现代医学：瑰丽与一抹阴影	205
一个外国人笔下的医患关系	207
医学的境界	209

后 记 散发着消毒水味道的文字 211

那些飘逝的生命

我们生存在我们的身体里，我们生活在我们的生命中，但我们却常常迷失于向外奔逸的路途。直到有一天，我们安静下来，目送鲜活生命飘逝凋零的身影，终于得到一些有关生命的启示。

叹息，悲悯，震撼，然后沉思……



轻轻地，握住你的手

轻轻地，我握着你的手，我希望你能感觉到我传递给你的那么一点力量和鼓励。

我相信，除了你的家人，我是最后一个握住你手的人，我是医生，正在值班的医生。

而你呢，是病房里一位久病的垂危病人，一位濒死的病人。

19岁的你，还是个阳光的大男孩，曾经阳光的你，也许，就在今夜或是明夜，将要失去生命。

又是午夜，窗外的世界一片漆黑，一片寂静。

病房内，你床头开着一盏小灯，光线有些暗淡。也许这样会更好，不至于强烈的灯光下你的脸色显得太苍白，你的容貌显得太枯败，你的神情显得太漠然，你的目光显得太涣散。

是你的父母亲要我来的，来看一看你这个快要离去的大男孩。

你消瘦得只剩下一副骨架的形体，虚弱得只剩下一口呼吸的力气，他们说你想找医生，想同医生说两句话，有医生在，你便有了一种放松和依傍的心态，父母也就有了一种舒缓的心境。

于是，我来了，沿着夜间寂静和空荡的病区走廊，一直走进你的病房。

我看见被微弱灯光笼罩下的你有一张毫无生气的脸，看见薄薄白被单下你剧烈起伏的胸部，看见你床头左侧悬挂的输液管道中一滴滴匀速下落的液体。那一刻的寂静中，我听见了你一呼一吸沉重的声音。

然后，我站在你的病床右侧，我们的目光相遇。

就这样，我们开始轻轻聊起来。

“你哪里有不舒服吗？”我总是习惯以这样的问话开始交流。



我忽然发现你的一双眼睛是有光芒的，就在我与你对话开始的那一刻起，虽然那种光芒犹如风中摇曳的将灭未灭的两柱烛光。

你凝望着我，没有说话。片刻的沉静之后，你缓缓地有点费力地从白色被子里抽出你的右手，再缓缓地伸向我身边，然后我看见你将伸出来的这只手展开，手心朝上，做出与我拉手的姿势。

我立即伸出自己的一只手，与你的手轻轻相握。

我能感到你这只手暖暖的温度，但是这只手已经非常干枯，没有多少水分、生气和灵性，你的手掌和指节剩下的只有骨感，我丝毫感受不到肌肉的柔韧和弹性。

我是不能紧紧握住你的手的，我想，因为那样的话似乎要握碎你的手，我必须轻轻地一握。

你是一个将要失去生命的人，每天都在经受着失去一部分生命活力的滋味。

这样直接地观察一个头脑清醒的年轻生命一点点离去，我有些于心不忍，有一种不愿再继续观察下去的感觉。

“小伙子，不要失去信心，要坚持。”我提高嗓门对你这样说。

你不说话，只是更紧地拉着我的手，目光也跟紧了我。

“肯定能闯过去。”我说，“你看，现在外面很黑，可是明天一定是个好天气。”

你仍然不说话，只是向我点点头。

“哪里不舒服？”我轻轻问。

你仍然不说话，只是向我点点头，脸上浮出一丝笑意。

我们就这样由我来说、你来听，持续了十几分钟的交谈。

也许，一切都不能改变，结局已经注定。

在一个即将飘走的年轻生命面前，医学的能力是有限的，我的一切询问和解释是苍白无力的，只是在安慰。我这样想。

死亡一步一步在逼近，有死亡的气息在房间里流动，披着黑色斗篷的死神在不远处窥探着你。你的父母为你播放着一曲催眠般的音乐，音乐在暗淡的病房里飘荡，丝丝缕缕，时隐时现，是那种令人安详的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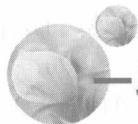
子，似乎可以飘向天堂。既然结局已定，我希望你在温暖安静中走去。

这些天，你变得沉默寡言，你似乎在等待，接受一切。

西方有个医生说过：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

此刻的我，去安慰。





一段病程记录

走进12层病区是在差10分钟8点的时候。

匆匆向病区内走去，经过45床的病房，那个患有肿瘤外加红皮病的女病人就住在里面。

她有近10年的病程，起初是皮肤病，后来情况重了，经淋巴结活检才明确诊断为皮肤肿瘤。她先后住过许多大牌医院。

最近，她发生严重感染，肺部和皮肤。

由于身上的皮肤糜烂面一寸一寸扩展、蔓延，机体第一层防护消失了，她变得很怕风、怕冷，烈日炎炎的夏天也盖着被子，常常紧拉着沉重的窗帘。

现在，这个病房有点不同寻常，病房的门大大敞开着，窗帘也被彻底拉开了，室内光线十足的透亮。

我禁不住停下脚步，凑近门口，将自己的半个脑袋探过去看个究竟。

没有哪个主管医生不关心自己患者的生死！

病房里空无一人，曾躺着女病人的病床上只剩下拆掉了床单及被套的床垫和棉絮了。

立即，我明白了这个清晨或昨天夜里发生的一切。

显然，她已经不属于我们这个世界了。

不过，她走得这样迅速我还有点始料不及，一直认为她还可以再活一两天的，虽然家属已经拒绝积极治疗、拒绝监测生命体征、拒绝抢救。

回想起昨天上午查房时与她近20分钟对话的情景，她的思维已经开始有些紊乱、有时答非所问了，表达能力也开始下降，无法说成串成

句的语言，想要说什么似乎又说不出，有时候，我替她说，她表示认同，于是就回答“是”“对”之类。

虽然是只言片语，但说话时的声音却是响亮的，她始终认得我，这让我感到安慰。

她的妈妈告诉我说，这两天女儿变得很任性，要给她清洗皮肤、让她解小便、或是帮她翻身，她一概拒绝，甚至拒绝清理身上的大便，像个不讲道理的小孩子。同时，她一刻也离不开她的母亲，一旦母亲不在病房，她便不断地喊她，有时，她责怪母亲没有把她照顾好。

“我的女儿不是这样的，以前不是这样的，很体贴我们，怎么成这个样子了呢？变了个人似的，她太遭罪了。”老太太开始既委屈又伤心地流眼泪。然后，老太太又说，女儿原来是很美的，皮肤病彻底毁了她的容颜。

老太太递给我一叠她女儿的照片。

我相信，病房里没有一个人知道女病人的生命曾经是怎样地盛开过，当然也不会有人刻意想知道。

照片上的她一身春装，身材窈窕，站在开满了粉红色桃花的树下，浑身上下散发着青春和生命的气息。

真的，我的这位满脸、满身糜烂的红皮病、银屑病外加淋巴瘤的女病人的确很漂亮，她有过的岁月，真的有点像已故著名电视明星陈晓旭。

不知她辞别前是怎样的情景，我心里一边猜测一边朝医生办公室走去。

电脑前，我开始点击进入我的工作站，打开她的病历，鼠标键将左上方的滚动条哗拉一下子拉到底。

值班医生用极为简单、准确的医学术语写下一段病程记录，这三行字立即跃入我的眼帘：

2时00分，患者家属告知：患者神志不清，并提出不抢救的要求。赶赴病房检查，患者双瞳孔开始散大，对光反射迟钝，脉搏触不到，心音听不到，呼吸停止。应家属要求未作抢救。死亡时间2时00分。



我目睹过一个坚强的生命

我目睹过一个非常坚强的生命，不在战场，在病房。

他是刚刚步入中年的男人。据说，患病前他是当地一位非常有前途的中层领导，可偏偏在那个时候健康状况出现问题，而且是很不容易修理的问题，他不得不放弃仕途，先后转辗于各大医院寻求最好的治疗。

他的病情好好坏坏、反反复复，已经接受过大大小小许多次化疗了，当入住我们医院的时候，他的病程已经有3年多，疾病到了晚期，双腿无法灵活运动。

如果没有这场疾病的光临，也许命运将会带给他另一番令人羡慕的情景。然而，命运这个东西真的让人始料不及。

在病房的几个月里，我天天目睹他与疾病抗争的每一个细节和过程，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精力一点点消耗、活力被一丝丝吞噬，男人所特有的英气也一天一天颓败下去。

最终，他无法抵挡病痛压倒一切的强势，静静地走了。

记得那是一个初冬的上午，金灿灿的阳光依然随意地洒在他白色的病床上，洒在他惨白的脸上，他静静地走了，我相信他是带着温热的阳光走的。

做血液内科医生多年的我，目睹他历尽磨难、在平静坦然中接受生命遭遇的每一次致死性打击却依然意志坚强，我为他的刚毅所感染，至今没有忘记。

多年后的今天，每当我们科里几个医生说起这位病人在生命最后一个星期的情况，心底仍会涌动起一阵阵感动，对逝去的生命充满敬意。

此刻，我用文字记录下记忆中这个病人在生命最后日子里的点点滴滴。

起先，他是后腰部疼痛，不能久坐，排尿有些费力，核磁检查发现他的脊柱旁有一个团块影。对这一发现，我们医生们都感到非常棘手，因为外科医生会诊的结果是——那个团块很难手术解决。

也许，最后的日子就要来了。这种念头不仅在我们医生的脑子里出现，同样在患者和他家属的脑子里出现。

“大不了与肿瘤同归于尽。”这是他常对我们说的一句玩笑话。

后来，他的双下肢不能动弹了，他成了双下肢截瘫的人。每天治疗结束，他安静地坐在轮椅上，紧靠着窗边，窗外透过来的温暖阳光洒在他的脸上、身上，他时常捧一份报纸或杂志，默默地读着，有时也想象外面的精彩世界，有时闭上双眼享受一生中为数不多的阳光沐浴。

后来，他的每一个器官都不太对劲儿了，肝脏功能减退，心脏功能不全，肺里总是不断生出各种各样的细菌、霉菌，随痰液大口大口吐出，他的精力不足以支撑他长久坐轮椅，大多数时候他只能躺在床上。

最后，他的情况变得更加糟糕，他能体会到那些病症匍伏在体内，毫无阻挡地继续向上缓缓蔓延，蔓延到他的后背、前胸，蔓延到他的双侧上肢，这些部位的肌肉像中了邪似的瘫软，无法用力，他成了地地道道的高位截瘫病人。

我们检查他上肢的肌力，将他的上肢举起来，然后松手，他的肢体便软软地、沉沉地坠下，重重地落在床上。我们检查他的感觉，用稍尖锐的针头轻轻刺他的皮肤，他竟然一点痛觉也没有，他的躯干和四肢完全失去运动和感知能力。他说，若他的肢体有疼痛的感觉该多好，疼痛，对他来说变成了奢侈的事。

他在床上躺着，一点儿也不能动弹，像一位被捆绑者毫无自主活动的余地。他无法翻身，无法坐立，无法握住任何一件哪怕轻得像纸一样的物品；他无法感觉，没有触觉、痛觉、温度觉；当然他也不再有意，无法自行排尿和排便，以致我们不得不给他插根尿管定期排放尿液。他全身唯一可以活动的部位就是头部，他本可以说话的，但因为咳嗽不畅、呼吸肌无力，不得不在喉部切一个小口，经气管切开插一根直径2公分左右的特殊管子与呼吸机连接，目的是机械通气辅助他的呼